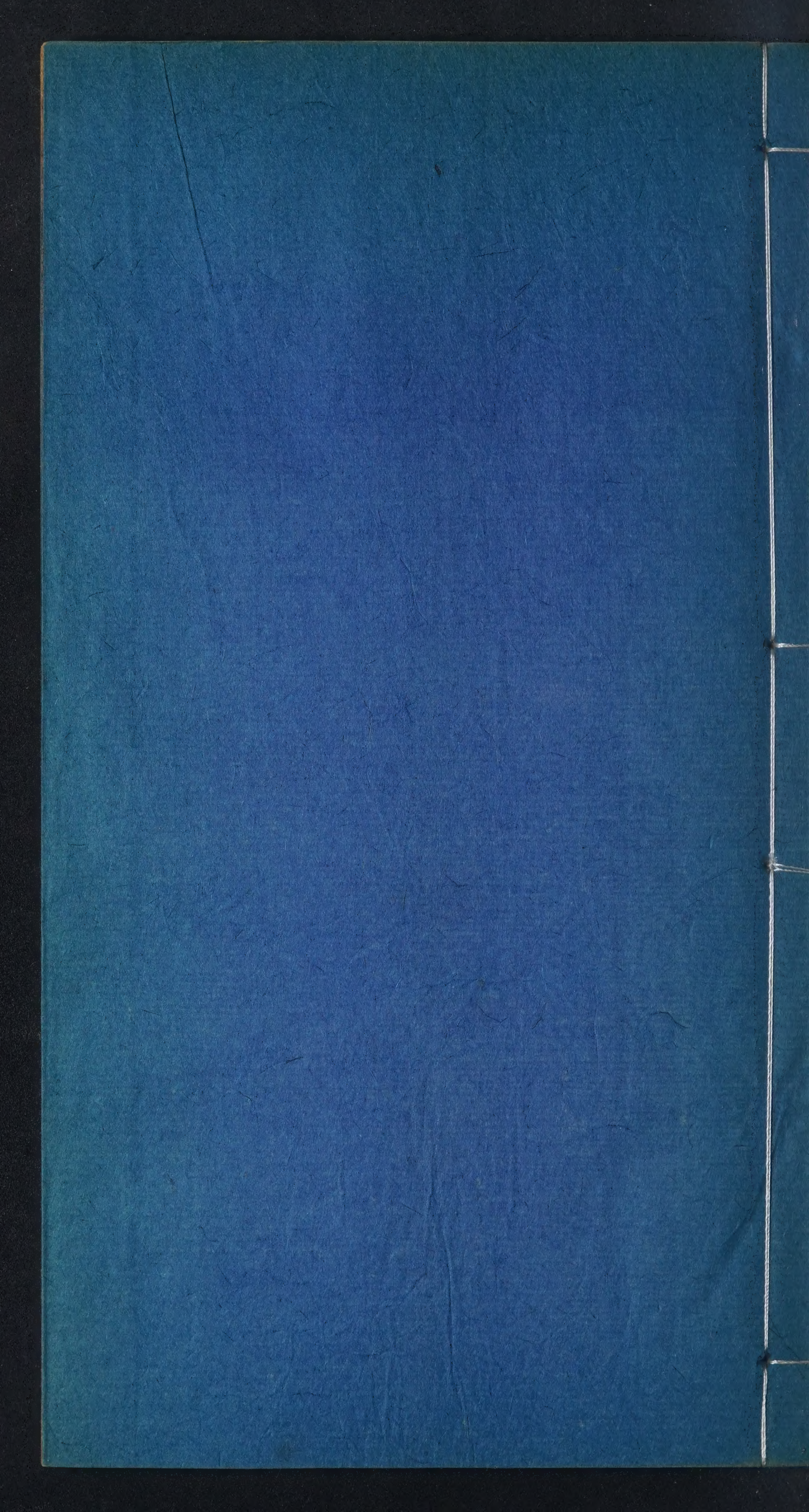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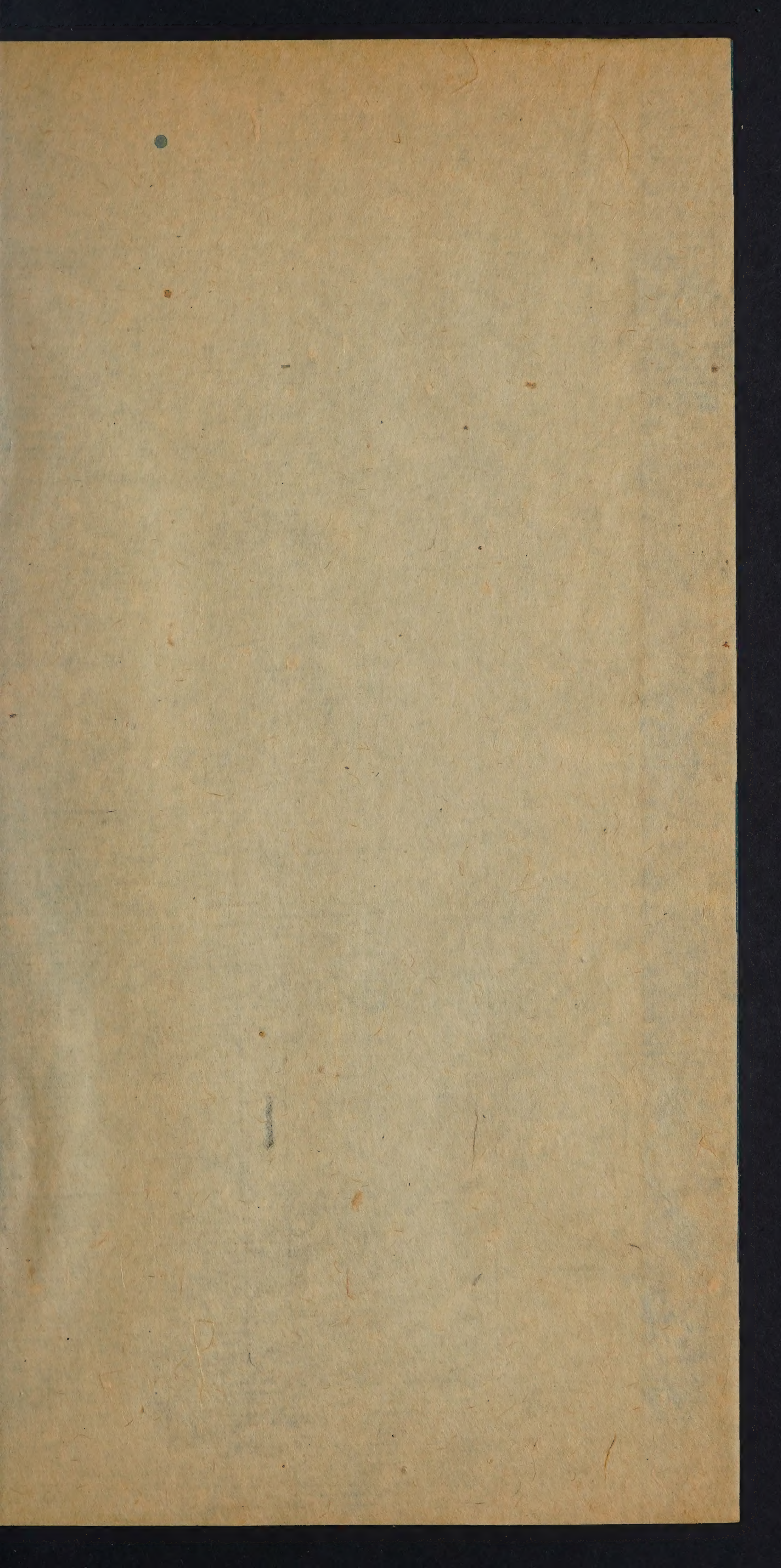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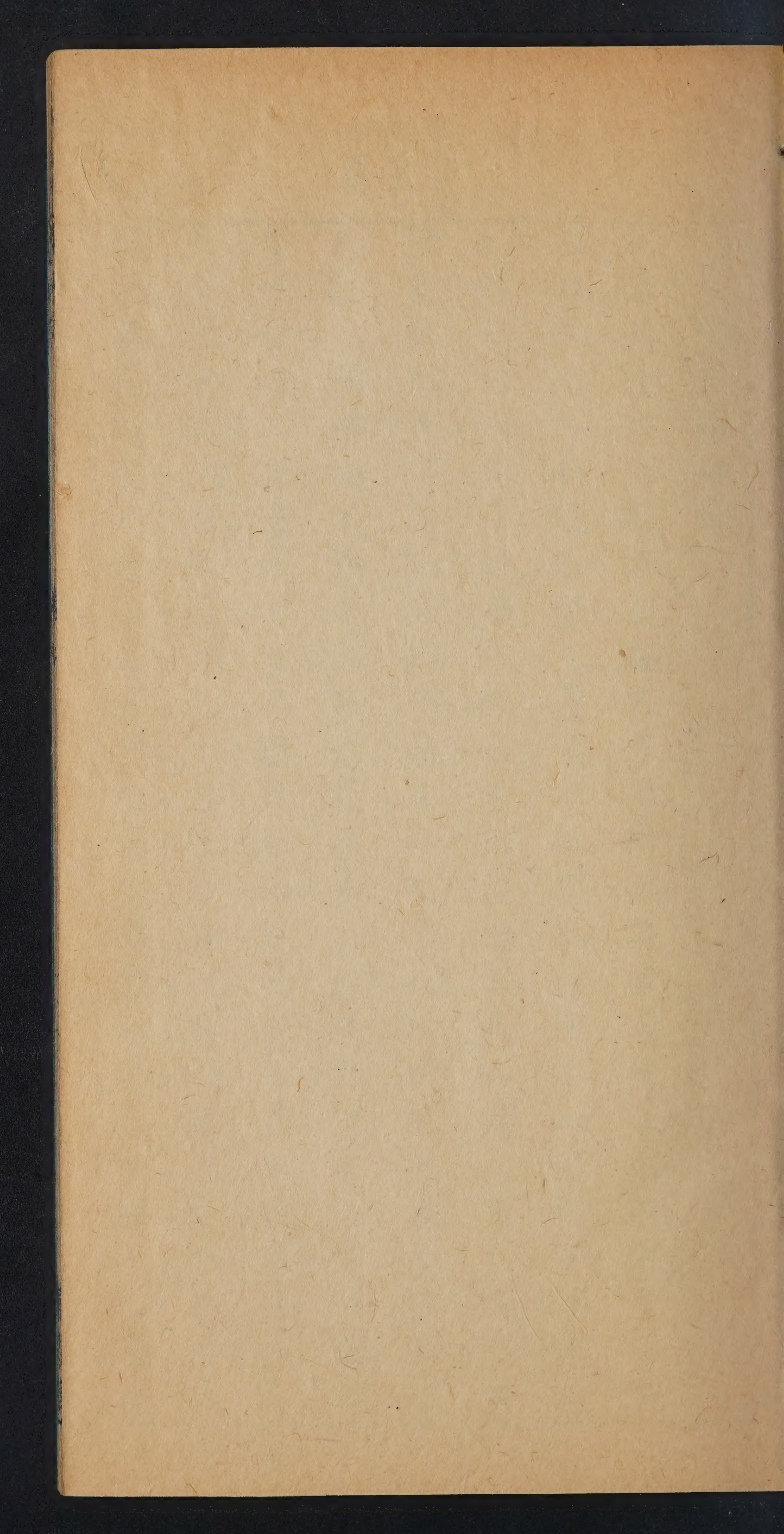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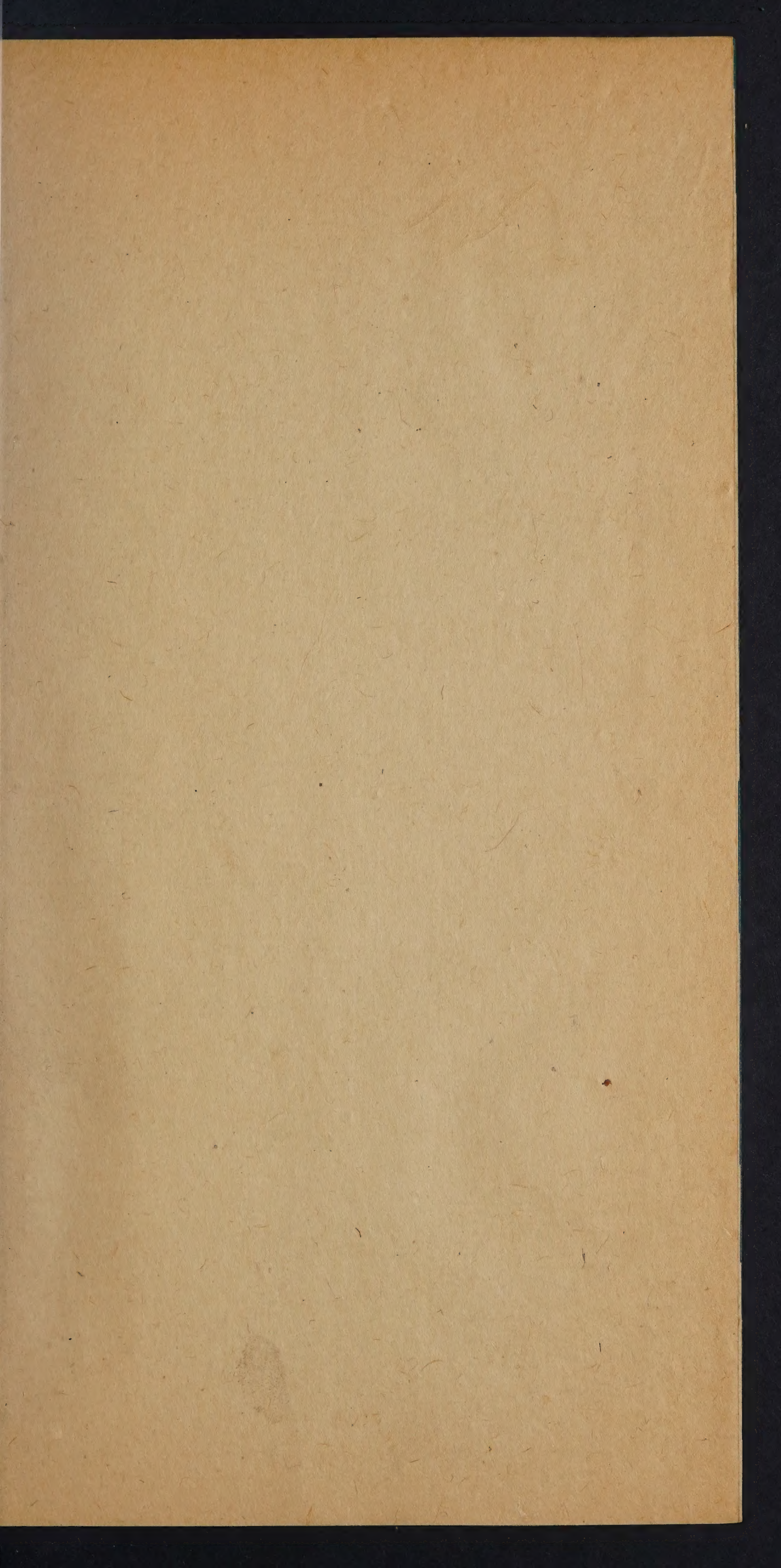










茅坤曰以其所傳攻其所蔽

蘇軾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

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有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

茅坤曰空中色相

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一篇主意）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結法似韓非）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鍾惺曰、寫出千古來一執拗乖戾之人。皆為荊公而發。

孫鑛曰先敘寬一着

蘇軾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擧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

鍾惺曰申韓原於道德之意淂此論始透

鍾惺曰纏綿聯轉反覆快透

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

茅坤曰白說破了根子

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大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鍾惺曰讀荀卿韓非論知中庸所謂小人而無忌憚正指此一輩人微獨荀韓即老莊亦在其中

孫鑛曰便粘着

蘇軾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辭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

楊彝曰讀之猶志士之悲短英作之氣

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禍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邪夫傳之才雖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它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眾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

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鍾惺曰、如此然後謂之憐才。今人皆預料其富貴而從貧賤時收之。此勢利之尤耳。何憐才之有。



蘇軾與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鍾惺曰深厚之言悲愍之念一氣流出

鍾惺曰說出天人至現狀人名根斷人妄想

蘇軾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公穀重法正而變　甚）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下字迂重）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而妙）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冷朕感深）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

子補之出居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歎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隱昧雖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居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甚遠將必顯於世者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侯吏和帝遣二使者微

五言不苟

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結○滲而遠

鍾惺曰、頓挫變化、

鍾惺曰只此一語先破諸儒所諱後便滔滔然

鍾惺曰語有地步有斟酌

鍾惺曰一

蘇軾滕縣公堂記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猒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天下事壞於此一語）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

語說盡俗吏病痛只是胸中曠朕

之間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賛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為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

鍾惺曰先王作法從庸衆人立想不從聖賢立想期於實用可久而不務名與迹之美務名與迹之美則不必近情不近情者未

有餘乆者也。此非俗儒俗吏所知。故借此二事發之。

鍾惺曰以上數十句只知一句

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

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

茅評曰收拾前發議末

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鍾惺曰藏書僧舍仁者之心作此記仁者之言從良心上聳動人讀書蓋亦苦矣



孫鑛曰叙亭景勝画

蘇軾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妙於觀物

鍾惺曰從戰國策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墓二語變來肰說詩不叙風景

之○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肰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肰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肰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肰斂翼○宛將集兮○忽

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畊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茅坤曰。疎曠爽然。



茅坤曰風旨亦自水經來肰多奇峭之興

鍾惺曰從來淺人如此

蘇軾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為得之矣肰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肰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

孫鑛曰字字挾飛鴻之勢

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舟夜泊絕壁

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鍾惺曰真窮理之言所謂身到處不肯放過也可見窮山水之情者不是好事直是虛心細心



蘇鏞曰一篇點睛

鍾惺曰許多幻解歸之於學使人有下手處

蘇軾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

陳仁錫曰得此一獻力東坡畫作文常有不點檢處

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猒之投諸地而罵曰吾（罵滑妙）將以爲襪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妙謔）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誕滑妙）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鵞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

畢坤曰中多誣詐之言

則辯矣朕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晩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豊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巻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鍾惺曰前段便是莊子庖丁解牛全文因後段添許多妙論所以

○隔一層

茅坤曰古來豪傑被橫口污衊者多此一洗刷絶是

蘇軾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

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肰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鍾惺曰、太白狂士也五字拈得着忽尋出一氣字見狂者之用狂者之氣即狂者之才也又尋出一識字見狂者之品狂者即狂者之守也看得深說得透

蘇軾司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慮○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弥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

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
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設施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
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
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
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
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
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

鍾惺曰說得動人不待其詞之畢尤在此段

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寫得有學問）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鬻

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旣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

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瀆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
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
公手○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
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
孫征東大將陽○始塋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爲○曾祖諱政以○
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
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
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

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
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别
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
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
之凛凛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薨於位享
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
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
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已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

茅坤曰文歸到神宗上叡切
楊彝曰子瞻受知神宗與光相類故言下不勝感激

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欽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

鍾惺曰雖為乃父周旋然說出一段至理而無痕筆

鍾惺曰不讀此等處不見老蘇文字中厚道深心

之臣至為敘其所著書請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受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已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予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忌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自度。民曰樂我。既相司馬。爾賈於遂。我畊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居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鶩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鍾惺曰。讀司馬溫公富鄭公諸碑。知宋世大臣。猶自有人。其以弱

宋而能抗金元以然不若徽之全盛而受困一隅之虜也



